

■嗑书成瘾

## 给爱一个理由

男女之爱始于什么?答案可能有许多种。王大进长篇新作《虹》中的赵英杰和林青青提供了一种答案。一次偶遇,再加上一次平常不过的交往,两个人竟爱上了。两个有家庭的人爱得如此的缠绵悱恻,很容易使人想起了电影《廊桥遗梦》。事实上,这份爱远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轻松。

作为市级歌舞剧团的台柱子,赵英杰对艺术的追求超过了对物质的追求,对艺术的堕落时刻保持着戒备,他的出轨几乎是没有理由的。林青青的介入与赵英杰对妻子漆晓军的移情一开始并不构成必然的逻辑。当赵英杰和林青青有了第一次肉体之欢后,赵英杰是

带着罪恶感面对漆晓军的。林青青对赵英杰的职业有着好奇,一个在全国拿了声乐比赛金奖的歌唱演员在一个市级城市里不能不产生一些名人效应。赵英杰固然有光环的一面,可生活中许多现实的问题仍然困扰着他,林青青的善解人意就给他打开了一扇呼吸的窗口。而“家庭妇女”漆晓军在这个过程中充当的只是一把扇子的角色,这把扇子最终将赵英杰与林青青的欲火越扇越旺。生活中这样的扇子并不少见。

当所有人以异样的目光看待赵英杰的时候,赵英杰还算能超脱。可是当孩子生病的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作为一个父亲,他毫不犹豫地

回到了原来的家,一回到家他再也没有能回头。在他的选择中,所谓的责任占了上风。特别是林青青的丈夫带着一帮人打闹歌舞剧团,团长被打之后,赵英杰的想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想到了歌舞团的生存,他个人再落魄都无所谓,但是绝对不能因为自己而毁了一个集体。这时悖论出现了,赵英杰回家了,家庭可以缝补,集体却是无法缝补的。没有人记功,却有人抓错。赵英杰再了不起也得顶着个勾引人家老婆的帽子。没有人管你是爱情还是婚外恋。舆论通常是不加辨别的信息总和,违反规则的人,必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林青青几乎是个完美的

形象,她有一个不幸的婚姻,在遇到赵英杰之前,她每天都得忍受来自丈夫的侮辱和压迫。赵英杰的到来唤醒了林青青作为人的价值发现。她对婚姻的反抗与赵英杰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这话似乎有点混蛋,有点不合情,却是合理的。赵英杰离开了她,她没有选择回家,而是勇敢地出走。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对情感的质疑是小说最大的一个亮点,赵英杰和林青青对各自婚姻的质疑,赵英杰和林青青对他们之间的爱的质疑,无论对与错,都象征性地维系了都市人对没有杂质的情感的一份期待和希望。人活着,总得有希望。 吴长青

■视频预告

下周一晚7点半至8点半,“2006年中国诗歌排行榜”的部分发起人和评委将做客“生活南京”,讲述“排行榜”的来龙去脉。

### “诗歌榜”公布前夕有评委临阵退缩

日前,国内一批著名学者、作家历经一个月评议,推出了一份“2006年中国诗歌排行榜”。这个号称“中国第一份诗歌排行榜”的榜单一出炉,立即在国内诗歌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一些落选“好诗榜”、入选“庸诗榜”的诗人对此榜单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和愤怒。著名诗人孙文波说:“我那首诗《指(与沁园春无关)》写得确不是很好,不过再不好,也不至于庸诗吧!”昨天,记者采访到“排行榜”发起人之一的南京诗人黄梵,他向记者透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 有评委迫于压力提前退出

黄梵告诉记者,当初他们做这样一件事情真是承受了不小的压力。“本来我们一共有12个评委,但是有2个评委因故中途退出了。这个‘故’,就是压力,好多相关不相关的诗人都给我们打电话,企图给我们施加影响。榜单评出来之后,不仅是诗人,入榜的部分诗歌刊物的总编也打电话过来,话语中带有明显的敌意。”黄梵说,“我们没想到这事会产生这么强烈的反应!”虽然有压力,但黄梵表示,他们不会屈服于这种压力,“如果一遇到压力就退缩,或者和稀泥,那干脆不要做了。”

### “庸诗”只是指趣味不高

黄梵表示他们此次的“动作”不是针对某个诗人,我们评判的是“庸诗”,而不是“差人、坏人”,“庸”字只是指趣味不高。黄梵表示,不管争议多大,他们已决定把“中国诗歌排行榜”一年一年评下去。“我们希望做一个具备‘多元趣味’的榜,因为诗人都喜欢一个圈子一个圈子的,文学趣味单一,自己喜欢一种风格就抵制别的风格。而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风格多元的评判方向,每年都争取做得更全面更客观。”

下周一晚7点半至8点半,诗歌排行榜的发起人马铃晋兄弟(江苏文艺出版社资深诗歌编辑)、何言宏(南师大文学院博导、教授),以及评委羊霞(文学博士、评论家)将做客快报“生活南京”,讲述此次“诗歌排行榜”的来龙去脉,以及围绕榜单的更多更“惊人”的幕后“故事”。有兴趣的读者届时请登录“www.lifennanjing.com.cn”,点击“视频”频道,与他们作在线交流! 快报记者 史丽君

■慧远说书

## 以禅者的眼睛看男女

几年前,台湾禅者林谷芳先生推出了他的大陆访谈录《十年去来》,那虽然的确是一本好书,但因为媒体的宣传力度不够,书籍的装帧设计也不够抢眼,竟未能在读者中产生应有的反响。新年伊始,林先生又带来了他的新书《一个禅者眼中的男女》。这是一本谈两性关系的小书,以禅者的眼睛注视男女,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种男女关系的应对方法,同时,也是一种笑对人生的生活态度。林先生对人

生的观察非常细致,对男女关系的理解也相当体贴,他以禅者的睿智和大量现实的例证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是平凡的智慧,真正的生活是平淡的生活。

青春手写三十曾以一部《和空姐同居的日子》而广为人知,《下班抓紧谈恋爱》是他的新作。这是一部都市小说,书中写及的环境,是都市人最为熟悉的写字楼、地铁、商场和公寓等活动场所;书中写及的则是都市人最为

熟悉的“朝九晚五”的生活。作者讲述的故事既简单、又不简单,既平凡、又不平凡,它就发生在我们身边,随时随地,温馨琐碎。所以,我们能够在书中隐约听到自己的呼吸声,我们也能够从书中隐约辨识出自己的影子。

读朱天文的《最好的时光》,我首先惊异于她文字的旖旎,惊异于她对世态人情贴己的体察,以及她对于世间平凡人事的平凡悲喜,所流露出的一种彻骨的悲悯与

同情。那是一种人间烟火味极浓的文字,也是一种镜头感极强的文字,蕴藉处固然像淡墨山水一般的氤氲与写意,轻灵处却又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有着铿锵的音调、华美的气象、无尽的意味。她讲述了三段未果的恋情,三段怀旧的心事,那些最好的时光,就像初秋的阳光和溪水潺潺流过白灿灿的野芒花,是如此叫我们珍重爱惜。”但是,人生匆匆,待回首时,已是关山万重。 慧远

■视频回放

## 东史郎的信任之门

提起东史郎,南京人一定不会陌生,这位曾经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在其晚年七次来到南京,向他曾经加害过的南京人民谢罪。东史郎每次来宁,都是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出面接待。去年初,东史郎在日本去世,今年初,朱成山出版了《我与东史郎交往13年》。本周一,朱成山带着他的新书,做客快报“生活南京”,向网友讲述了他和东史郎这段特殊的持续了13年的交往历程。

### 第一次见面:信任之门还没打开

虽然两个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背景,虽然有着40岁的年龄差距,但是前后13年的交往,很自然地使得朱成山和东史郎成了一对异国忘年交。13年过去了,朱成山仍然清晰地记得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1994年夏天,82岁的东史郎随一个日本的“南京事件历史调查团”来到南京。在南京,东史郎一行在朱成山陪同下去了中山码头、北极阁等南京大屠杀遗址,走访了部分大屠杀幸存者。东史郎给朱成山留下了为人直率、敢于说话、性格刚强的印象,但是信任并没有因此建立起来。“我不可能因为他说了几句好听的话,或者下了跪就接受他,他毕竟是南京人民的加害者,我对他是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东史郎反省和谢罪的动机是什么?朱成山对此并没有把握。

### 第二次见面:怀疑被尊敬取代

“1997年是南京大屠杀60周年,我们搞了一次国际研讨会,东史郎也来了南京。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朱成山表示,就是在这一次,他对东史郎的认识有了转变。在会议上,东史郎作了题为《与

“虚构派”挑起的南京大屠杀审判作斗争》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表示“讲出战争真相是参战者的义务”,“而说出真相是反省的基础”。他还严词驳斥了日本国内出现的否认侵略、美化战争的奇谈怪论。东史郎完全是有备而来,他的谢罪和反省,不仅仅是出于他个人的内疚和良心发现,而是一种理性的认识和判断。朱成山表示:“从此时开始,我与东史郎在思想和感情上的隔膜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尊敬。”朱成山说,他开始尊称东史郎为先生。也在这一次,东史郎带着他唯一的儿子一起去了中山码头忏悔。在千人坟遗址前,他跪着为受难者上香,这不仅仅体现出了他的真诚,也折射出一种难得的勇气。

### 全力支持东史郎打官司

东史郎在1987年出版了他的战时日记《东史郎日记》。在日记中,东史郎详细记述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1993年,日记中涉及到的一个日本老兵在右翼势力操纵下,以日记对在南京原中国最高法院门前残忍杀害一名中国人的记述“不是事实”“损害名誉”为由,把东史郎告上了法庭。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民事诉讼案,要了结的也不是一桩私人恩怨,而是



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

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以此推翻历史上早已形成定论的南京大屠杀这一铁案。一审东史郎败诉了,为了收集证据,东史郎和他的律师团来到南京。朱成山责无旁贷,帮助东史郎积极寻找线索,收集证据,很多热心的南京市民都参与了进来,因为他知道这不是东史郎一个人官司,它涉及到维护历史真相的大是大非。证据收集得很完整,东史郎很有信心。但他还是败诉了。“他不可能打赢这个官司,因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判决,这是一个政治判决。”2000年,当朱成山第一时间得知日本最高法院宣布东史郎终审败诉的消息时,气愤难当的他,立即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名义给日本最高法院寄去了一封抗议信。

### 南京是东史郎一生的心结

出于对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的共同认知,朱成山和东史郎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这之后,他们分别又在北京和日本多次见面,共同商讨和实践维护历史真相的正义

举措。东史郎把他保存了60多年的战时日记和勋章、奖状等战时文物捐赠给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没多久中文版的《东史郎日记》在南京正式出版。病重期间,这位与南京有着不解之缘、有着特殊感情的日本老人,曾经提出再来南京一次。“东史郎和我讲,他人生该做的事情都做了,但是他最后还希望再来南京一次,这个愿望他书面、口头都表达过,但由于病情过于严重,最终没能成行。”朱成山表示,东史郎是一个性格刚强的人,他的妻子为他养育了5个子女,但是他一辈子都没有对她说过谢谢,只是在快要去世的时候才说了一句谢谢。“他不太愿意说一些谢谢别人的话,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能够在晚年向中国人民忏悔,多次向遇难者,向幸存者下跪谢罪,是很不容易的。”

2006年1月3日,94岁高龄的东史郎在日本逝世,朱成山飞到日本给他送行。就在葬礼上,朱成山萌发了写这本书的念头。

快报记者 倪宁宁

■新书候赏

《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



作者:沈国凡  
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  
品种:纪实  
新鲜度:2007年1月

舌尖辨味:本书真实记述了彭德怀在1965年9月被毛泽东点名、并秘密任命为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之后,在另一个特殊的战场上,进行艰苦卓绝的工作,特别是在“文革”中受尽摧残,仍正气凛然,威武不屈,用生命做最后抗争的可歌可泣的悲壮历程。

《我愤怒》



作者:张结海  
出版:华东师大出版社  
品种:社科  
新鲜度:2007年1月

舌尖辨味:一个记录了与诸多中国女性床上经历的外教博客,一个形貌可疑,却俨然混迹于中国的外国混混,一个论坛帖子掀起的网络征伐——这就是去年轰动一时的“流氓外教事件”。本书详细分析了事件中各色人等的心态,揭示了“流氓外教”事件背后的真相。

《人间重晚情——杨振宁翁帆访谈录》



作者:潘国驹、潘星华等  
出版:科学出版社  
品种:纪实  
新鲜度:2007年1月

舌尖辨味:2004年12月24日,82岁的杨振宁先生与28岁的翁帆女士结婚,在整个华人世界引发了一场不小的“地震”。本书是二人结婚后在国内出版的第一本书,精选了19篇专访和评论,从各个角度真实记述了他们结婚前后的生活,并对杨振宁真诚的人生选择与坚守进行了回顾与评价。

《驻京办主任》



作者:王晓方  
出版:作家出版社  
品种:小说  
新鲜度:2007年1月

舌尖辨味:本书以驻京办这个鲜为人知的政治平台,用现实主义手法,塑造了省市县三级领导干部在改革过程中的艺术形象,故事饱满丰沛,文字生动洒脱,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复杂逼真,如同一部灵魂的交响乐。